

华阴县志

第一
卷
九
册

華陰縣志卷十三

列傳

公孫衍

史記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

司馬彪曰犀首者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名衍姓公孫氏與

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

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

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

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

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

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

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曰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于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于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于庭明言

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
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
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于犀首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楊喜

漢書作熹

楊喜字幼羅碩少子以郎中騎漢王二年從起杜屬淮陰後從
灌嬰五年漢擊項王於東城圍之數重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
軍皆披靡是時喜爲騎將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項王乃自刎而
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喜
與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

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喜爲赤泉侯侯千九百戶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免二年復封十八年薨子定侯敷嗣爵

楊敞
前漢書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爲遷御史大夫代王訴爲丞相封平安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卽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更衣敞

夫人遽從東廂謂敬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敝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卽位月餘敝薨諡曰敬侯子忠嗣忠弟惲

楊惲

前漢書

楊惲字子幼以兄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惲爲中郎將罷山

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
郎謁者大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
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惲居殿中廉潔
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
多怨于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人有上書告長樂罪長樂疑
惲教之亦上書告惲罪皆免爲庶人惲旣失爵位家居治產業
起室宅以財自誤歲餘其友人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
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
客有稱舉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腌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
報會宗書曰惲材污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

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惓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已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時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

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
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
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
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
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
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
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
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
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
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

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奮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于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卽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

上書告憚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與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

張奐

奐事詳具范氏後漢書茲錄其入籍大段以著其終爲華陰人也

張奐字然明本敦煌酒泉人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舉賢良對策第一由議郎累遷度遼將軍徵拜大司農以擊先零羌功當封奐不事宦官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宏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見聽故始爲宏農人焉轉太常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奐獨拒之寓

怒因疏薦王暢李膺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後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熲歸敦煌將害之熲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爲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與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邱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于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薰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

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
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頗雖剛猛省書哀之卒
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與閉門不出養徒千
人著尙書記難三千餘萬言光緒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
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
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續綿牢以釘密爲不
喜耳幸有前窰朝殞夕下措尸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匪
王孫推情從意庶无咎吝諸子從之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
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竝
善草書至今稱傳之

後漢書

昶爲黃門侍郎尤善章草家風不墜

弈葉清華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至如筋骨天姿實所未逮
若華實兼美可以繼之

書斷

楊震

後漢書

楊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
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
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
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
尚書于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
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里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
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

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臺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征入爲太僕遷太常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功緣思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

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
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
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
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
清朝塵點日月書誠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
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
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
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
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
留神萬幾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嘆朝

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旣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